

一 耕读传家 清末衰落

清同治三年（1864 年）九月十九，汉阳洲头咀的报国庵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孩降临到这个世界，他就是黎元洪。

农历九月十九是观世音的生日，邻里们都说，这孩子跟菩萨同生日，况且眉宇间还有个富贵痣，想必将来是个大人物。从前线风风火火赶回的黎朝相闻此倒不以为真，不过他的确很高兴，年届 30，喜得贵子，只企盼儿子能平平安安长大成人，他为儿子取名“秉德”，这个名字一直用到 1883 年儿子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此后便改作元洪，字宋卿。

黎元洪祖籍江西豫章（今南昌），世居黄陂北乡黎家河，至今尚有人将黎家河戏称为“黎元洪村”。据民国三年纂修的《黎

氏族谱》记载：约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 年—1398 年）有黎旭、黎旦两兄弟住在江西豫章的碎瓦墩、黎旦为长，有五子，长子舜臣、三子舜元随伯父黎旭迁至湖北黄陂。黎旭始居黄陂中和乡，复迁黄陂北乡黎家楼。黎舜臣原住黄陂小西门外大板桥，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黄陂新城乡的黎家河（今属大悟县）。黎元洪便是舜臣这一支派的后裔，是舜臣的第十三世孙。

由黎舜臣传到黎元洪的曾祖黎世义已历 9 代，黎氏家族大多分布在黄陂、孝感、商城、罗山、安邑等地。黎世义生有二子，长子国荣，次子国彦。黎国荣亦有二子，长子即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

黎氏耕读传家，在清初时家产颇丰，不过到了黎朝相这一辈儿，家道便已中落。黎国荣在汉阳做点儿小本生意，黎朝相早年参加鲍超的霆军；1867 年，鲍超因对李鸿章袒护淮军刘铭传部不满，遂称病辞职。其部下 30 营分别由宋国永、唐仁廉统带。黎朝相被划入唐仁廉部仁字营，跟随李鸿章转战于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地。以后，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仁字营跟着调防畿辅。长时间以来，黎朝相侧身行伍，东征西战，行踪不定，根本无暇顾及妻儿老小，因此黎元洪母子只得靠着祖父做小生意的收入勉强度日。

可以想见，这样的家境带给黎元洪童年的只能是坎坷和艰辛。由于黎国荣生意不好，黎朝相又长年征战在外，因此，黎元洪儿时的生活困苦不堪，在他 2 岁时，母亲患了一场大病几乎丧

命。所以他只得停止吃奶，靠喝米汤、吃粑粑过活，再大一点儿，便和家人一起以僵梨为食。

几年后，黎元洪的祖父和母亲相继过世，家庭生活濒临绝境。迫不得已，黎元洪只得和比他大 6 岁的姐姐元平上街流浪乞讨。那时，住在报国庵一带的人都是靠种蔬菜和打鱼为生。在饥饿难耐时，他曾偷偷地溜进别人菜园子里拔萝卜充饥。怕被主人发现，他把萝卜拔出来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萝卜看起来似乎未被人动过一般。到了黎元洪 7 岁那年春天，他染上了天花，生命垂危。出痘后又不断咳嗽，过了近百天，咳嗽方渐渐停止。困苦的生活，逼得姐姐元平在 13 岁被送到汉阳河泊所一户苏姓渔家作了童养媳。黎元洪 8 岁那年回到黄陂老家，替田家河（与黎家河为上下邻村）的姑父田秀庭放牛。这对于尚在童稚之中的黎元洪显得有些沉重，有时因贪玩，忘了看牛，结果牛跑到别人的地里吃庄稼，有时他跑累了，便把牛绳拴在树上，自己则躺在草地上睡大觉。亲戚对他也没办法，到年终只得把他送回家。在黎元洪的一生中，这是他在黄陂老家度过的唯一的一年。这一点对黎元洪来说终生难忘，而在别人心目中，这亦很值得纪念，1933 年，准备建立礼以县（解放后改大悟县）时，湖北第五区行政监察专员程汝怀建议将县城设在紧靠田家河的新城，理由之一便是“故总统黎宋卿先生微时曾牧牛于此。”

幼年时的清苦困顿，为黎元洪上了人生第一课，使他在从军后待兵宽厚，从政后依然崇尚节俭

黎朝相退役后，在汉阳盖了一所新房子。但在这里没住多久，由于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他又不得不搬了出来。原来这所房子很大，黎朝相自住一半，而将另一半租给一个不相识的人。而这人刚搬进去不久，便被人控告为反叛而遭逮捕。黎朝相因涉嫌窝藏反叛者，遂被拘留。虽说黎朝相很快便被释放，可房子却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清政府没收充公。无奈之中，黎朝相只得重操旧业，经族人介绍，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奔练军，再次吃起了军粮。他投入直隶练军炮兵大队，先任外安，以后逐渐升迁，最后擢为游击。到此时，黎元洪一家的生活方稍稍有了改善。

二 北塘小镇 生命的新起点

北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它位于天津东、塘沽北，隶属直隶省宁河县管辖，距大沽海口仅 30 里路。1859 年，英法公使拒绝清政府要他们从北塘登陆去北京换约的要求，指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继而攻占天津、北京，胁迫清政府签定屈辱的《北京条约》。这样一来，北塘便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不过，一阵风雨过后，北塘又复归沉寂、荒凉的老面孔。这里的人们以捕鱼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生活古朴单调，所以当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所在的仁字营驻扎在这里后，为这个小镇平添了几分生气，而黎朝相在当地百姓中口碑极好，一首民谣不脛而走：“远看好事糟，近看黎督操；百姓见了乐，恶棍祭了刀。”

1877年，黎元洪身染重疾，黎朝相闻讯风风火火赶回汉阳。望着病中的儿子，黎朝相感到一阵酸楚：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十多年，只域自己长年征战在外，让他吃了不少苦。想到自己这时已升为把总，俸银也不算少了，他决定待儿子痊愈后，将一家老小都迁到北塘去。临行前，黎朝相还为儿子订下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敬君，比黎元洪小6岁，也是汉阳人。考虑到吴家家境亦较贫寒，此一去相隔万里，来往多有不便，黎朝相和女方家长商量，携吴敬君一同前往北塘，由黎朝相的妻子陈氏童养于家。

那时，交通尚不便达，从湖北到北塘走了40天。一路上除了渡黄河时是乘坐用双桨划行的民间平底船外，交通工具只有手推车、老式的轿车或是骑马。每天早早便起来赶路，夕阳下山时投宿小客店，披星戴月，劳累不堪，但这并未冲淡黎元洪的新鲜感，一路上的河流山川、珍禽异草，在他眼里构成了一幅妙不可言的美景，不仅享受了大自然，陶冶了性情，亦受到一次教育，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此次旅程经历无法忘怀。

一家人经过长途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从这时起，黎元洪才真正地开始走向生活。

这一年，黎元洪13岁。

当时北塘文风极盛，个人兴办的书馆有 30 余家，黎朝相对儿子的成长十分重视，将黎元洪送到声誉极好的塾师李西霖的家馆，攻读四书五经。在此之前，黎元洪曾在汉阳读过 3 年的私塾，已深谙业精于勤的道理。他厌恶偷懒，喜欢钻研，学习异常刻苦，常常苦读至深夜。从这时起，他便养成了抓紧时间学习的好习惯。当时煤油已传入中国，不过只有有钱的大户人家才用得起，而寻常百姓依旧用蜡烛或菜籽油点灯照明。如豆的灯光摇曳暗淡，常令伏案读书的黎元洪感到双眼酸楚刺痛，但他不肯放弃，每天仍诵书至深夜。

黎元洪到北塘的第二年，母亲为他生了个小弟弟元泽（后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不幸于 24 岁时英年早逝），父亲黎朝相亦升任千总，一家人在饱经忧患之后，既得团圆，又添新口，而且官星高照，真可谓“三喜临门”。詎料，好景不长，母亲陈氏产后失于调养，兼受暑热，没几天便病倒了，卧床不起好几个月，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年仅 14 岁的黎元洪只得辍学，留在家里照顾出生不久的小弟弟。不久，黎朝相让与他们同来北塘的童养媳吴敬君照看小儿子，又把黎元洪送回塾中读书。李西霖夫妇一面安抚，一面勉励，让他节哀向学。黎元洪经过失学痛苦，读书愈发用功，在李西霖塾中五易寒暑，读完四书五经，又读了《御批纲鉴辑览》，为后来的戎武和从政储备了政治和历史知识。

黎元洪 16 岁这年，父亲续娶北塘崔氏女为妻。后母亲年方 37 岁，比父亲小 10 岁，为人贤淑，待他和弟弟就像亲生的一

样，黎元洪也很孝敬继母。这一年家运中兴，父亲升任都司，二年后又升为游击，家境亦随之有了很大改善，黎元洪这才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这一时期，以声光电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渐渐渗透进来，古老的中华大地悄然变化着。天津是通商口岸，自然得风气之先。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清政府批准了洋务派权臣恭亲王奕訢、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奏请，创办了北洋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新式企业和新式学校，天津成了北方洋务活动的中心城市。连黎朝相所在的练军也抛弃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改用洋枪洋炮，并延聘洋人按西法操练军队。

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黎元洪。

一天读书之余，他来到父亲队伍的操练场，正值兵卒在操练。指挥官一声令下，士兵迅速排列战阵，变换队形，动作整齐，步伐矫健，配上崭新的枪炮，真是虎虎生威。演练中，士兵冲锋腾越，搏杀射击，煞有章法，黎元洪简直看入迷了。指挥官身材魁梧，表情威严，口令一出，三军影从，更是令黎元洪艳羡不已。这时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新鲜而又大胆的念头：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学习新式军事技能，为国效命疆场，不同样可以赢得功名利禄？也许这比八股文更有补于世呢！

这一想法浮出后，便日甚一日地鼓荡着他。一天，父亲抽暇为他讲解《左传》中“晋楚邲战”一节，听后，黎元洪感慨颇

多：“武德之义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馭外，莫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天下太平。”同时，他把萦绕自己心中已久的“弃文修武”的打算告诉了父亲，父亲自然是支持他。

三 北洋水师的优秀生

1883 年（光绪九年）春，天津水师学堂招生的消息传到塘沽，黎元洪跃跃欲试，除了前面所谈外，尚有一个原因，即是该校待遇较好，两点相加，无疑对他构成了很大的诱惑。在父亲黎朝相的鼓励下，黎元洪兴冲冲前去应考。当时水师学堂章程规定：“招考学生，无论直隶本籍，或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以内。”不知是黎元洪求学心切谎报了年龄，还是考官对其情有独钟，替其隐瞒，反正年龄没成为问题。他首先接受了天津道的面试，接下来是水师学堂的面试，最后经过两个月的试习察看，见其未有口齿不灵、性情恶劣、举止轻浮等劣迹，且成绩良好，遂被录取。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适应海军建设需要，培养海军人材而创办的，它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中国驾驶兵轮船学堂，始自 1886（同治五年）年左宗棠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所以，北洋水师急需的管驾、大副、二副及管理轮机炮位位员，皆借材于闽省。可往返咨调，动辄即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来人常感不适；北洋水师还打算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不能再靠“借材”来解决用人之需了。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之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所自出。“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有鉴于此，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 年）七月，奏请设立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校址选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机器局旁。学堂经一年筹建，于翌年七月落成，学堂原来仅设驾驶科，光绪八年（1882 年）四月添设管轮科。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与先它而设的福州船政学堂，都为后来其他水师学堂所效法。例如，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毁于 1900 年，在它开办的 20 年中，其毕业生 210 名，不少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以身殉国。

黎元洪为该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生，所学课程有：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和英语等，每个星期还有两天学习中文经籍，中学西学，兼程并课。黎元洪天资不是很聪颖，但他很用功，刚入学时感到有些吃力，不久就跟上了，总教习（教务长）严复、教习、管轮班监督萨镇冰对他都很满意。

黎元洪刚刚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家里便遭了大变故。光绪十

年正月三十日（1884年2月26日）凌晨丑时，黎朝相突然撒手人寰，由于病起仓猝，黎元洪闻讯匆匆赶回后，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望着父亲的遗容悲痛欲绝。元洪节哀顺母，草草将父亲安葬于北塘，虽说是简单从事，然而已是债台高筑，衣食几至不给，元洪遂告假居丧至年终。

13年后，到了1913年，黎元洪已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了，他派人到北塘为草葬在那里的父亲黎朝相重新立墓。当地一位风水先生提议将新墓建在庄外石桥以西的芦苇地里，说那是块龙凤地。来人不敢作主，便画影图形向黎元洪请示。黎元洪想起幼年到那里拾草，曾见过长蛇与鹌鹑争斗的场面，便决定在那里为父亲建造墓地。不久，一座壮观的黎公墓便出现在桥西了。

黎公墓占地半亩，为汉白玉结构。墓圈为正方形，圈上飞禽走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特别是立于墓圈四周展翅欲飞的仙鹤，更是精美绝伦。墓体为圆形，前有墓碑竖立，上刻黎公名讳，卒年；孝男元洪字样。

父亲过世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幸而水师学堂待遇真的不错：住宿费用由学堂负担，衣食、书籍由学堂供给，有病可得到免费治疗。每月还有4两白银的津贴——这便成了全家衣食的主要来源。北塘距学校有40里远，虽说尚未通火车，不过花上1元钱即可雇到骡车，黎元洪却舍不得，每次放假回家，他总是徒步往返，月未落时启程，到家时日已中天，能省下点钱补贴家用，再苦再累他也心甘情愿。他对幼弟极尽友爱，对继母克尽孝

道。继母崔氏和未婚妻吴敬君做鞋垫出售，共同维持全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一家人和衷共济，相濡以沫，日子还算过得下去。

父亲弥留时，遗言告诫黎元洪要努力求学，谨慎出处，学成后要为百姓和国家服务。回到水师学堂后，他学习愈加勤奋，军事操练更加认真，对引擎修造之学尤感兴趣，陆上战术擅长骑马射击，海上技艺精于轮机管理。像真正的水兵一样，他接受了严格的训练，黎元洪后来身体一直不错，他感到这种训练功不可没。

在班里，黎元洪年龄最大，待同学也确如兄长般关照，故而深得大家尊重。一次，几个同学犯了错，牵扯到黎元洪，他挺身而出，为大家承揽了责任，他觉得，大丈夫当担天下大事，是区区者安足避匿？自此，愈发受到同学的敬重，同时深得严复、萨镇冰等师长的赏识。

1887 年，黎元洪由于在校学习成绩优良，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年终得到学堂的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 年）春毕业考试，黎元洪成绩优等，经学堂禀报李鸿章，获赏六品顶戴。

黎元洪和管轮班的 19 名同学在习理轮机的洋人获嘉带领下于五月，赴北洋各战舰实习。沿着天津到广东这条航线游历了各个港口，从中学到了不少航海知识。半年后，实习期满，李鸿章为表彰优等生，特汇案奏保，咨送海军衙门注册。由于黎元洪成绩优秀，加上突出的表现，海军衙门同意以把总尽先拨补。不久，即派其前往新铁甲炮塔舰——来远舰见习。

来远舰为德国造的钢板铁甲快船，系北洋舰队主力舰之一。在此舰上实习，黎元洪月俸白银 16 两。1889 年 10 月结束实习生活回到家中，在北塘休息了 3 个月。次年春，黎元洪奉调广东水师。

广东水师又称粤洋水师，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诸多原因，其始终未达到成军规模，实习远不及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广甲”舰是 1887 年由福州船厂制造的一艘铁肋木壳的巡洋舰，船长 21.71 丈，排水量 2300 吨，时速 14 海里。虽说其排水量和战斗力较之北洋舰队进口的钢甲兵船要逊色得多，不过，在广东舰队中已是最大的一只了。在该舰队中只有广甲、广乙和广丙三只舰吨位在千吨以上。黎元洪到“广甲”舰后，被任命为三管轮（俗称二车）。负责轮机的发动、保养、维修及有关的燃料储备工作，月俸 60 两白银。由于“广甲”舰停泊在上海，黎元洪全家即随之搬迁至此。

创建近代海军，本是清政府为御外而实施的一项新政，为此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购买军舰弹药。还延聘英国人任教官，一切均以西方海军为蓝本，演习甚严，军容矫健，整饬颇为可观。初建时颇具规模，成为当时远东最富实力的海军。但后来由于清廷不知自强，海军中的弊端亦日趋严重。清政府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的北洋海军，自 1888 年建成后，便未曾更新和添置过战舰及军火——大部分海军军费被用来修皇家园林颐和园。官兵训练懈怠，成规废弛。官员争挈眷属陆居，士兵则去船以嬉、

冶游聚赌，种种不端，不一而足。黎元洪所在的广东水师亦不例外，“迎送官员，拖船载勇，习以为常，无从训练，战备阙如。”在此情境中，黎元洪却能洁身自好，供职惟谨，对博弈之类的事“始终未尝一顾，职守之余，惟发愤读书。”

1891年5月，清政府照例对海军进行校阅，校阅以北洋海军为主体，其它水师配合。“广甲”舰亦在其中。此次活动自5月23日开始，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指挥。数十艘舰只从大沽出发，乘风破浪，行程约3000余里，或变换队形，或演习施炮，还算有些气势。李鸿章和张曜颇为自得，向朝廷禀报：“综阅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校阅后，李鸿章和张曜上奏折请对有功人员奖叙，黎元洪亦在奏保之中，由把总升为千总，“尽先补用”。同年夏，黎元洪又由三管轮提升为二管轮。1893年春，黎元洪由两广总督李瀚章保奏，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

黎元洪对母校一直怀有深深的感念，就是到了晚年，他还经常骑马到学堂遗址游历，回味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

光绪十四年，对黎元洪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一是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了，再就是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件大事——与18岁的未婚妻吴敬君永结百年之好。吴敬君自1877年随黎家来到北塘后，一直住在黎家。吴黎两人虽说婚姻是父母包办，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同命运，共患难，夫妻感情颇为融洽。

四 在甲午海战中投海遇难

1894年5月，北洋海军按惯例，进行第二次海军校阅。此次校阅除北洋、南洋舰队悉数参加外，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和广丙三只战舰亦北来参加校阅。因此黎元洪也再次随舰前往。此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僵持不下，双方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对峙良久，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校阅结束后，广甲等三舰便受令暂不南返，参加向朝鲜运兵和护航。

7月25日，日军在朝鲜牙山向清政府的援朝军队发起突然进攻，与此同时，还在丰岛海面偷袭了中国运送援朝清军的商船“高升”号，广乙舰亦被日舰击毁，甲午战争正式爆发。9月12日，李鸿章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为向朝鲜运送援兵的轮船护航。9月12日，包括广甲号在内的12艘军舰在丁汝昌的指挥下，由威海卫出发，护送淮军刘盛休部从鸭绿江口登岸，援手在朝鲜的清军。16日午后，舰队到达鸭绿江大东沟口外，广丙和平远二舰在口外下锚，担任警戒，其余10只舰被分成5队，广甲舰与济远舰编在一队。入夜，渡兵全部登岸。17日上午11时左右，日军联合舰队前来袭击，丁汝昌率领的舰队

起锚交战，著名的黄海大战爆发了。

中日舰队交火后，中国海军的将士们奋起近战，拼死一搏。但战争的闪电也使一些人露出真相，第四队的两名指挥官——“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和“广甲”号的管带吴敬荣面对强大的敌人竟吓破了胆，战斗打响不久，方伯谦见“致远”号被日舰击沉，便下令以重锤击伤大炮，而后打出旗语，称“济远”舰已受伤，随即慌忙逃离作战水域。溃逃途中，慌里慌张地把北洋海军的一艘轻型舰“扬威”号撞沉海底。方伯谦逃进旅顺港内，便再也未露面。一看“济远”舰逃走了，“广甲”管带吴敬荣亦下令撤退，由于逃生心切，“广甲”舰只顾防备敌舰从后面追击，却顾不上观察行驶航道正确与否。这片海域，暗礁遍布，只有在落潮时才能看到，晚上潮水涨得很高不易发现。广甲舰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23日被日舰“浪速”号和“秋津洲”号鱼雷艇发现，吴敬荣担心被俘，遂下令将船毁掉，而后乘小艇逃走。敌人的鱼雷艇愈来愈近，黎元洪等十余名官兵见管带已逃走，在无计可施的情境下，选择跳水逃生，否则只有束手待擒。13个人一齐跳进海里，这其中有些人会游泳，而黎元洪不会，幸而他带了一条救生带，才免于葬身鱼腹。在海中无助地漂泊了3个多小时后，到了傍晚，黎元洪被滚滚的海浪神奇地冲到岸边。他着陆的海边是个岩岸，他艰难地爬到峭壁上面，顿感精疲力竭。他吐了几口咸涩的苦水，略微休息后，他开始辨认自己身在何处。腹中咕咕作响，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真是饥寒交迫。他叹息

着，把手伸进了口袋，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还有 6 块银洋和一只表，这似一丝曙光使他稍稍感到些慰藉，决定去找一个旅店住下再作打算。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好远的路，也未找到可歇脚之处。最后，幸而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招呼黎元洪到家中，老人家告诉他，此地距旅顺有 30 里路，换上干爽的衣服，美美地吃了顿晚餐，他舒服得一觉睡到天明。翌日早晨，老人家把晾干的军服交给黎元洪，并招待他吃了早饭，黎元洪满怀感激与老人家道别。黎元洪徒步走了一天半才到达旅顺。路上虽说没遇到小饭馆，好在到处都是山芋田，农民们正在挖山芋准备入窖过冬。按当时习俗，过路人可以吃山芋，只是不能带走，所以当黎元洪走得饥渴难耐时，便以此果腹。

在整个甲午海战中，黎元洪担任广甲舰二管轮。有关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其说不一，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中认为黎元洪在威海之战中“愤甚赴海”。《湖北文献》（此刊系旅台湖北同乡会主办之刊物）载《黎元洪传》亦持此说。

到达旅顺港后，被告知这里的海军已无空额，只好等待机会。在他得到新的任命以前，威海卫海战亦遭惨败，威海卫陷落。他又赶赴天津等候。詎料，此时清廷正追究“济远”、“广甲”两舰临阵脱逃的责任，方伯谦被处死，吴敬荣被革职。黎元洪难免池鱼之难，亦被监禁数月。

甲午海战是中国海军史上悲壮的一页。清政府的腐败，顶头上司的怯懦，注定无法使黎元洪这样的年轻军官成为英雄。海

军，还能在这里干多久？黎元洪感到前途有些渺茫。

获释后，黎元洪又到了上海，希望能被重新起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令他几近绝望。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在黄海海战和威海卫海战中全军覆没。面对空前的惨败，全国一片惊愕与慌乱，这时，谁还会理会黎元洪这个五品的千总、二管轮呢？正在彷徨无定之时，黎元洪意外地遇到了一位从前水师学堂的同学，黎元洪对他倒出内心的苦闷，这位同学点拨他，“中东一役，丧师辱国，责任在朝中的官僚，你我之辈何咎之有？现在水师已全军溃灭，不会有人想到我等。为今之计，只能各扫门前雪，自己顾自己了。呆呆地等在这里绝无益处。”云开月朗，茅塞顿开，黎元洪决计自己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恰在这时，有消息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设延才馆，招揽武备人才。闻此，黎元洪决定前往投效。

五 投靠张之洞 平步青云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陆军全军覆没，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历次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可归结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虽亦感耻辱，但终未带来太大的震动。但是这次不同了！堂堂大清王国惨败于“蕞尔